

0603
乙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紅樓夢卷

第二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紅樓夢卷

第二冊

一粟編

卷四

樂鈞

【癡女子】昔有讀湯臨川《牡丹亭》死者，近時聞一癡女子以讀《紅樓夢》而死。初，女子從其兄案頭搜得《紅樓夢》，廢寢食讀之。讀至佳處，往往輟卷冥想，繼之以淚。復自前讀之，反覆數十百遍，卒未嘗終卷，乃病矣。父母覺之，急取書付火。女子乃呼曰：「奈何焚寶玉、黛玉？」自是笑啼失常，言語無倫次，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。延巫醫雜治，百弗效。一夕瞪視牀頭燈，連語曰：「寶玉寶玉在此耶！」遂飲泣而瞑。

非非子曰：《紅樓夢》悟書也，非也，而實情書。其悟也，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，至於死而猶不可已，無可奈何而姑託於悟，而愈見其情之真而至。故其言情，乃妙絕今古。彼其所言之情之人，寶玉、黛玉而已，餘不得與焉。兩人者，情之實也，而他人皆情之虛。兩人者，情之正也，而他人皆情之變。故兩人爲情之主，而他人皆爲情之賓。蓋兩人之情，未嘗不繫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事，何也？譬諸明月有光有魄，月固不能離魄而生其光也。譬諸花有香色，有根蒂，花固不能離根蒂而成其香色之妙且麗也。然花月之所以爲花月者，乃惟其光也，惟其香色也，而初不在其魄與根蒂。至於凡天下至癡至慧、愛月愛花之人之心，則併月之光、花之香色而忘之，此所謂情也。夫世之男女夫婦莫不

言情，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爲情，蓋其所謂情，男女夫婦房帷牀第而已矣。今試立男女於此。男之悅女，徒以其女也悅之；女之悅男，亦徒以其男也而悅之。則苟別易一男女，而與其所悅者品相若，吾知其情之移矣。情也而可以移乎？又苟別易一男女，而更出其所悅者之品之上，吾知其情之奪矣。情也而可以奪乎？又使男女之相悅，終不遂其媾，則亦抱恨守缺，因循苟且於其後，而情於是乎窮矣。情也而可以窮乎？即使男女之相悅，竟得如其願，則亦安常處順，以老以沒，而情於是乎止矣。情也而可以止乎？故情之所以爲情，移之不可，奪之不可，離之不可，合之猶不可。未見其人，因思其人，既見其人，仍思其人，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，亦並不知斯人即是斯人。乃至身之所當，心之所觸，時之所值，境之所呈，一春一秋，一朝一暮，一山一水，一亭一池，一花一草，一蟲一鳥，皆有淒然欲絕，悄然難言，如病如狂，如醉如夢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之境，莫不由斯人而生，而要反不知爲斯人而起也。雖至山崩海涸，金消石爛，曾不足減其毫末，而間其須臾。必且致憾於天地，歸咎於陰陽，何故生彼，並何故生我，以致形朽骨枯，神泯氣化，而情不與之俱盡。是故情之所結，一成而不變，百折而回，歷千萬劫而不滅，無愜心之日，無釋念之期，而窮而變，變而通，通而久，至有填海崩城，化火爲石，一切神奇怪幻，出乎尋常思慮之外者。斯即有靈心妙舌，千筆萬墨，而皆不能寫其難言之故之萬一。此所謂情也。夫情者，大抵有所爲而實無所爲者也，無所不可而終無所可者也，無所不至而終無所至者也。兩人之情，如是而已。不然者，男女夫婦，天下皆是也，房帷牀第之事，天下皆然也，奚必兩人哉！知此乃可以言情，言情至此乃真可以悟。或曰《紅樓夢》幻書也。寶玉子虛

也，非真有也。女子乃爲之而死，其癡之甚矣。嗟乎，天下誰非子虛，誰爲真有者？癡者死矣，不癡者其長存乎？況女子之死，爲情也，非爲寶玉也。且情之所結，無真不幻，亦無幻不真。安知書中之寶玉，夢中之寶玉，不真成眼中之寶玉耶？則雖謂女子真爲寶玉死，可也。（《耳食錄》二編，道光元年青芝山館刊本，卷八）

繆 艮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近世稗官家翹楚也。家弦戶誦，婦豎皆知。潛山集古句歌詠其事，詞意色舉，且語語如自己出，堪與本傳並傳。（《文章遊戲》初編，道光四年一厂山房刊本，卷六，《紅樓夢歌》後按語）

陳 鏞

【紅樓夢】《牡丹亭》杜麗娘死於夢，《療妬羹》小青死於妒，二者不外乎情，然皆切己之事也。昨晤江寧桂愚泉，力勸勿看《紅樓夢》。余詢其故。因述常州臧鏞堂言，邑有士人貪看《紅樓夢》，每到入情處，必掩卷瞑想，或發聲長嘆，或揮淚悲啼，寢食並廢，匝月間連看七遍，遂致神思恍惚，心血耗盡而死。又言，某姓一女子亦看《紅樓夢》，嘔血而死。余曰：此可云隔靴搔癢，替人耽憂者也。然《紅樓夢》實才子書也。初不知作者誰何，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。巨家間有之，然皆抄錄，無刊本，曩時見者絕少。乾隆五十四年春，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，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

釘，坊中人藉以抄出，刊版刷印漁利，今天下俱知有《紅樓夢》矣。《紅樓夢》一百二十回，第原書僅止八十回，余所目擊。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者補續，遠遜本來，一無足觀。近聞更有《續紅樓夢》，雖未寓目，亦想當然矣。（《椿散軒叢談》，嘉慶九年青霞齋刊本，卷二）

馮梓華

【秋風自悼】江左某氏女，逸其姓名字號。父早卒，七歲從其舅氏，讀經生應讀之書，旁及詞翰。比長而下筆灑灑，耽吟詠，尤工度曲。肌膚微豐，面如滿月。性冲和，未嘗叱媼婢，媼婢亦不忍拂其意。惟裙底雙蓮，未能作新月樣。緣小時涉山遊歷，不耐十分纏縛，亦不效時俗之乞靈於木底者，然娉婷之態，不減仙子臨波。當庭前海棠盛開，有女姨表生過之，徘徊花下。少頃，女姍姍而來，謂生曰：「海棠無香，何來蜂蝶？」生笑曰：「對此嬌容，銷魂真個，何必聞香爲樂耶？雖然，蜂蝶有意昵花，海棠無香藉口，孰有情，孰無情，必有能辨之者。」女聞，不怒不言，亦不走。面暈久之，顧謂婢子曰：「報夫人烹茶去。」婢行，小語曰：「甚麼情不情，情不正則言不順。」言甫畢，其母出矣。茶話片時，怏怏而歸。生是年館桑柘里，道遠不獲時過從。寒窗冷壁，獨枕孤燈，每忽忽不樂。至泛蒲節，急歸櫓，翌且即馳去，晨妝未竟也。與女母寒暄久坐，因呼飯飯生。然其家必至未正始舉箸，生以枵腹辨色而來，飢焰中燒，去留難可，坐鍼氈，心轆轤，非楮墨所能肖似。飯罷，始見，一見則萬斛閒愁，入無何有鄉去矣。女初覲面，似有驚色，若訝生消瘦者。坐定，生詢女曰：「妹近作詩否？」答言：「久不事此。」

問度曲否？答言：「日弄絲管，駭人聞聽，歌兒爲賤者稱，本不當嫺習，幼時隨兄，偶然學得，夜闌博父母歡，今女紅日不暇，亦安用此月下鳴鳴哉！」出語如松風，睨其神色，冷若冰霜。生方疑之，女已告退。生歸如木偶，三日而病，經旬勢益憊。雖問疾頻來，而彼姝之芳訊杳然。乃甚悔前此花底通辭，未必兩心相印，得毋自貽伊戚。悔心生，病漸減，一月而霍然起。自是或有晤會，皆溫涼酬應，一不及情。荏苒兩年餘，值生秋試歸，詣之，卒遇水榭。女率爾問曰：「君前年到此，歸而病，何也？」生陡憶前事，反無語，面發赤。女曰：「君方試歸，儂乃隔年問病，儂誠何心！」生觸前語，笑曰：「心不正則言不順。」女曰：「尙記得口頭油滑語耶？」言畢作怒容，斜目以視。生心動，然不敢造次。正歡笑間，生父以有事，使人喚歸，歸則神情若失。時近掛榜，凡應試諸生，悉舉止失措，以是衆亦莫能覺察。迨秋闈被放，意興索莫，寂居邨舍，惟以酒澆愁，蓋是年生下榻在鄉也。冬仲去鄉，授館郡城，歲暮卷帳返，與女僅一面，來歲人日又一面，元宵即赴館。八月秋試畢，值女家多故，招生代爲經理。一夕生薄醉，挑燈讀《石頭記》。其母令女偕婢媼來，叩生齋。生啓戶入，則詢瑣瑣黃白，生一一告之已竟。女曰：「所看何書？」生示之。女曰：「此書足移情性，以後不看也可。」生曰：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」女曰：「君誤矣。情之極必主淫……」語至主字，縮口不言，臉放桃花顏色，其嬌羞狀貌，令生顛倒不能自主。乃託言燭盡，令媼婢去將燭來。媼婢欲行，女亦起曰：「漏深矣，請安息。妹去，當遣老嫗攜燭至。」生曰：「良夜迢迢，暫停玉趾，宜無不可，胡爲矯情若是！」女曰：「君弗憤憤。儂奉命而來，絮絮移時，必爲北堂引領。儂非木石，已鑒君心，但世情惡薄，更甚羅雲。惟祝如天之福，得意秋風，或

能償願。不然，天下之母，誰不貪一斛珠者。」生聆言幾泣下，嗚咽對女曰：「金石語，亦傷心語，謹受教。」不謂是秋生復報罷，益耗無聊。然年已逾冠，議婚者接踵，生屢梗父母命，皆不就。明年，生或月一至焉，或月二三至焉，至則無不見。見必與其母俱，無間可通款曲。又明年，有傳生將聘某氏女者。女得信，病欲死，凡兩日死而蘇，蘇而死者七。生往視，則首如飛蓬，面白於紙，對生但含淚。生亦不知致病之由，惟一縷酸心，直欲作鯨人之泣，乃退。小婢調茗至，向生作賀曰：「昨聞某日要定某家親。果爾，則婢子將索果子吃也。」生沈吟久之，頓悟。因假無心之詞，謂女母曰：「人言何妄，僉謂余欲聘某氏女。」母曰：「亦大佳，聘也可。」生曰：「猶有待耳。」母問故，生曰：「亦難明告，心事若個知也。」語次，帳中呼阿嬰索茶飲。自病，水漿涓滴不入口，至是皆大歡喜。女是夜竟酣睡。明日生復往視，已坐牀頭啜粥矣。見生至，欲下牀謝。生按之，體虛弱仰仆焉。母色變，生大慚謝罪。女曰：「何來莽漢！阿嬰扶我起，啜粥正甜也。」生以女無愠狀，德之。然不能堅坐，即辭去。其母責之曰：「狂童，狂態若此，其何以堪！」女曰：「彼出無心，兒寧有意！母在，何至以非禮相加，不過適然事耳，又何責焉！」母乃不復言，夜闌悶坐燈前。老嫗曰：「姑病已痊，何默坐悶思？」母不答，嫗又曰：「病愈固大幸，及是時二十三年而嫁，盍早爲計。」母歎曰：「未得其人。」嫗曰：「門族風采，如某生者，何如？」母曰：「貧。」良久旋曰：「汝於姑前逆探焉。如甘凍餒，亦聽之。」嫗示意女，女曰：「凡事本於天，遑恤凍餒。」嫗以女言達諸母，擬傳庚至生家，而意殊未決。會有乞婚於堂上者，炫以厚幣。母感之，與女商。女無言，哭之哀。母無如何，婉却之。越日冰人又至，述某家求婚意，益虔益恭，且誇其家

之殷實，美其壻之老成。母益惑，夜告女曰：「某家足溫飽，嫁則可慰吾心。汝意不然，其將以丫角老閨中耶？」女泣曰：「且待三年，任母擇嫁，兒必從。」母曰：「余髮星星，爾猶待字，其奈之何！」女失聲，母怒，拂袖去。女大哭大嘔，復大委頓。母乃乘其昏迷，徇卜者見喜弭災之說，竟許焉。女撫牀一慟，氣息奄奄，日夜但求速死。替亂中，忽夢一紅衣女告之曰：「弗情癡。汝意中人知汝緣字而病，病且半月，置若罔聞。汝何戀戀！」女醒味夢言，心大灰，病亦頓瘳。先是生授館鄉邨，聞女將締姻，竊料決難成就。後探得的耗，萬箭攢心，臟腑盡裂。但木已成舟，回天乏術。唯思燈前花下，數番密意柔情，設當日甘作野鴛鴦，則荳蔻梢頭，儘可春風暗度，奈何留全璧以遺牧豎，真成恨事。而生自是絕跡女庭，不復天台覓路矣。女於遭嫁前夕，以重金啖其乳媼，緘書將生。其書曰：「病久，杳不見來，何至冰腸若是！妹命薄，不能自由。咫尺天涯，夙願徒成畫餅。雖然，與君數年來情意默契，縱嬉笑諸謔，不避猜嫌，實則過水春風，略無痕跡。筆底減人祿算，君毋益以謠言。妹病後，髮脫欲童，面目可厭。事之所以釀成若此者，所謂陵雖孤恩，漢亦負德。他日破絮蒙頭，重訴天寶、開元遺恨，今則凡百利口，亦無從說起。書去，不必覆，惟善自保重。臨穎涕泣，不知所云。」生得書，泣下沾衣，輒呼負負。然不能守筆頭之戒，秋風刺骨，人靜更闌，其自悼若此。余竊其稿，略潤色焉。

梓華生曰：奈何留全璧以遺牧豎，然而爲牧豎者仙矣。普天下善男子，異口同聲，合十諷囊謨叨利天，諸佛菩薩，救苦救難，祝世世託生桃林之野，結茅十笏，安穩牛眠。

（馮起鳳題詞）轉眼藍橋路不通，雲廊月榭鏡台空。挑燈勘破《紅樓夢》，剩有閒情託惱公。閨閣憐才

未是癡，留春無計惜春遲。秋風紅豆相思種，不數微之與牧之。（《昔柳摭談》，嘉慶二十年梓華樓刊本，卷六）

吳雲

【從心錄題詞】二十年來，士夫幾於家有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僕心弗善也。惟閱至葬花，歎爲深於言情，亦雋亦雅矣。是集「一弄花飛」一什亦最佳。庚午九月二十日鐙下，玉松手記。（載潘紹從心錄，嘉慶小百尺樓刊本，卷首）

得興

【京都竹枝詞】做關 京師名學大器派者曰做關全憑鴉片煙，何妨作鬼且神仙。開談不說《紅樓夢》，此書膾炙人口，讀盡詩書是枉然。（《京都竹枝詞》，嘉慶二十二年刊本，時尙門）

兒童門外喊冰核，蓮子桃仁酒正沽。西韻《悲秋》書可聽，子弟書有東西二韻，西韻若崑曲。《悲秋》即《紅樓夢》中黛玉故事，浮瓜沉李且歡娛。（同上，飲食門）

張子秋

【續都門竹枝詞】《紅樓夢》已續完全，條幅齊紈畫蔓延。試看熱車窗子上，湘雲猶是醉愁眠。（《續都門竹枝詞》，抄本）

郝懿行

余以乾隆、嘉慶間入都，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《紅樓夢》。今二十餘來，此本亦無矣。（《曝書堂筆錄》，光緒十年刊本，卷三，《談諧》）

梁廷桢

《紅樓夢》工於言情，爲小說家之別派，近時人豔稱之。其書前夢將殘，續以後夢，卷牘浩繁，頭緒紛瑣。吳洲仲雲澗取而刪汰，並前後夢而一之，作曲四卷，始於原情，終於勘夢，共得五十六折。其中穿插之妙，能以白補曲所未及，使無罅漏。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，俾不終場寂寞，尤得本地風光之法。惟以副淨扮鳳姐，丑扮襲人，老扮史湘雲，脚色不甚相稱耳。近日荆石山民亦填有《紅樓夢散套》，題止歸省、葬花、警曲、擬題、聽秋、劍會、聯句、癡誅、顰誕、寄情、走魔、禪訂、焚稿、冥昇、訴愁、覺夢十六折而已。其實此書中，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。其曲情亦淒婉動人，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。（《曲話》，同治六年刊本，卷三）

陳文述

□□名□□，句山太僕女孫也，適范氏。壻諸生，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。因屏謝膏沐，撰《再生緣》南詞，託名女子酈明堂，男裝應試及第，爲宰相，與夫同朝而不合併，以寄別鳳離鸞之感。曰壻不歸，此

書無完全之日也。堦遇赦歸，未至家而□□死。許周生、梁楚生夫婦爲足成之，稱全璧焉。「南花北夢，江西九種」，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。南花謂《天雨花》，北夢謂《紅樓夢》，謂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並稱。《天雨花》亦南詞也，相傳亦女子所作，與《再生緣》並稱，閨中咸喜觀之。

紅牆一抹水西流，別緒年年恨女牛。金鏡月昏鸞掩夜，玉關天遠雁橫秋。

苦將夏簾冬缸怨，細寫南花北夢愁。從古才人易淪謫，悔教夫壻覓封侯。《西泠閨詠》，道光七年刊本，卷十五。

舒敦

乾隆五十六年間，見有鈔本《紅樓夢》一書。或云指明珠家，或云指傅恆家。書中內有皇后，外有王妃，則指忠勇公家爲近是。（《批本隨園詩話》，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版，卷二）

恆文

【致汪恩綬函】（第一函） 靜泉仁弟閣下：屢接吾弟手書，欣悉馬邊署任交卸景況，茲又署任忠州，並拜讀《西江月》、《好了歌》，頗爲心喜公事之裕如；欣悉得子，以及友人相待，頗爲心喜私事之妥協，懽慰之至。兄自去官後，曾寄一函，以後至今，將即二載，實因境況所迫，以致懶於握管。更兼自去歲右膀疼痛，醫治無效，雖不致成殘廢，而年餘以來，大有礙於作畫寫字。久疎修候，以及王仙舸之索書，吾弟之索畫，歉仄之懷，時在胸中，奈腕力綿弱，非敢惜墨如金也。望我靜泉弟憐而宥之。兄窘況倍

常，眷口無故，老荆病軀尙可支持，月之二十二日居然得子，頗稱頑健。除此一事，無善可告慰者。然兄壯志仍在，日與雨亭弟作竟夜談，每至酣暢之際，未有不道及閣下者。與晴溪聚時，亦復如是。而晴溪之窘，更倍於兄，亦有弄璋喜信。閣下聞之，謂我二人喜耶，嘆耶，抑謂我二人赧然耶？便中示知是望。此間近佳，並問弟夫人懿祺不一。兄恆文頓首。

（第二函）（上缺）鎮青海，無如兄福薄運蹇，不慣清閒。歲暮窮病交加，以致內子憂鬱成疾，臥牀兩月，今春二月始能擁衾少坐，現食丸藥，可望就痊。而兩月以來，煤爐藥釜，雜氣薰騰，兒急女泣，淚語嗷嗷，晴溪、澤山時相過問，亦只好相視喚奈何耳。昨於淒淒春雨中接展手書，承示九弟在川光景，並詢及兄或有轉機，足徵關切。奈此案中人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彼時各堂皆洞悉司員實係失察之苦情，即擬定奏留之摺，無如道掌挾私忿，疊上彈章，以致奏留之舉終止。兄此時若無心肝者。內子既已就痊，家事仍不過問。覆〔復〕將原本《石頭記》檢出，日日與筆墨爲武〔伍〕，凍餒二字，付之天命而已。吾弟在川和睦，寅友曾文弢來，言之甚詳。官聲政治，屢次信中俱已深悉，不勝欣慰之至。得子弄孫，乃孝友人之天倫樂報也。春雨亭無恙，亦大快事。晴溪日見其窘。澤山已升副郎。昔日之高麗根頭，今變爲金斗靈矣，曷勝浩嘆？紙短話長，草此順頌弟妹近佳不一。（原件，阿英藏）

毛慶臻

乾隆八旬盛典後，京板《紅樓夢》流行江浙，每部數十金。至翻印日多，低者不及二兩。其書較《金瓶

梅愈奇愈熱，巧於不露，士夫愛玩鼓掌。傳入閨閣，毫無避忌。作俑者曹雪芹，漢軍舉人也。由是《後夢》、《續夢》、《復夢》、《翻夢》，新書迭出，詩牌酒令，門勝一時。然入陰界者，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，人亦不恤。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，業力甚大，與佛經之昇天堂正作反對。嘉慶癸酉，以林清逆案，牽都司曹某，凌遲覆族，乃漢軍雪芹家也。余始驚其叛逆隱情，乃天報以陰律耳。傷風教者，罪安逃哉？然若狂者，今亦少衰矣。更得潘順之、補之昆仲，汪杏春、嶺梅叔姪等損貲收燬，請示永禁，功德不小。然散播何能止息，莫若聚此淫書，移送海外，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，庶合古人屏諸遠方，似亦陰符長策也。（《一事考古雜記》，光緒十七年石印本）

周 凱

【書安儀周事】 呂西村孝廉求撰其母黃孺人墓誌銘，以王麓台山水畫冊八幀見贈，有「儀周珍藏」小印。後於許氏復得二幀，亦有儀周印。朱篆鮮明，意必賞鑑家，無知之者。道光乙未六月二十有六日，龍溪李鳳岡先生過廈門見訪，年八十八矣。招孫儀國都尉、葉東谷上舍、莊誠甫公子爲竟日談，先生以不得西村在座爲言。語次，索所藏書畫觀之，因問儀周。先生曰：「異人也，俟飲酒言之。」酒至，復請。先生曰：「儀周，姓安氏，名岐，朝鮮人。偶於書肆見鈔本書，不可句讀，以數十錢購歸。細玩之，解乃前人窖金地下，錄其數與藏處，皆隱語。儀周徧度京師，惟明國公屋宇房舍似之。」座客曰：「世所云大觀園者，非耶？」先生曰：「然。儀周乃求見明公。公故多食客，及見，問曰：『客何能？』」

曰：「岐見公日用以千萬計，度支將不給，能爲公理財。」公曰：「理財若何？」曰：「願假金十萬，不問所之，三年還報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一時安得金，三日當付若。」儀周曰：「不需。」指所坐室柱曰：「發此磚，可得金如數，請妄試之。」公笑命具舂舂，獲如所言，遂付之去。至天津，業鹽爲商。明公意謂偶然爾，亦忘之。三年，還謁曰：「幸不辱命，息三倍。」公曰：「是亦不足供吾用，願再爲我謀。」曰：「無已，則假金百萬。」公笑曰：「安得發地再得之？」儀周起，請徧觀諸室，至寢門內，曰：「是可得！」發而與之，乃至揚州爲商。三年，報曰：「倍之矣，俟公取用。」公曰：「其再經營之。」又十餘年，儀周老，辭歸國。公曰：「吾與若皆老，今歸，不復再見，爲我暫留。」居儀周府中，與共飲食。公曰：「若異人，有異術。」曰：「非也。岐得異書，知藏金處，請爲公盡言之。」某所若干，某所若干，一一指其處，請公自發之。公曰：「若不需耶？」曰：「此公物，天以與公者。仗公福，岐已得贏餘，足自給，拜公賜矣。」儀周好賓客，濟貧困，多豪舉，至今江淮間猶能言之。富收藏，盡以書畫歸國，留者爲安氏。」先生曰：「儀周異人，亦達人也。」余曰：「儀周知物之有主，不妄取，而以力取其餘，似有道者。」先生舉杯曰：「盍記之，以示西村。」座客皆曰宜。時西村主講漳州芝山書院，故云。（《內自訟齋文鈔》，道光二十年刊本，卷八）

翼化堂章程

【翼化堂條約】一、梨園演劇，例所不禁，而淫戲害俗，則流毒實甚。特近世習俗移人，每逢觀劇，往往喜點風流淫戲，以相取樂，不知淫戲一演，戲台下有數千百老少男女環觀羣聽，其中之煽動迷惑者何

可勝數。故欲爲地方挽回惡俗者，宜以禁演淫戲爲第一要務。

一、地方迎神賽會，各業議規，必多演戲，原屬人情。特既一經開演，花費多少錢糧，耽誤多少工夫，閑動多少男婦，而不於此中多點勸善戲文，以資感化，反任其扮演淫戲，以惑我齊民，是何異買鴆毒以自戕其子弟？噫！

一、各處城鄉廟宇多有戲樓，廟壁上必須立碑，永禁點演淫戲；樓上不便立碑，或砌石入壁，或懸木榜，寫明奉憲示禁字樣，並書明如演唱一齣，定議扣除戲錢一千文，不准徇情寬貸。恃強不遵者，稟官究責。

一、《西廂記》、《玉簪記》、《紅樓夢》等戲，近人每以爲才子佳人風流韻事，與淫戲有別，不知調情博趣，是何意態。跡其眉來眼去之狀，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，暗動春心，是誨淫之最甚者。至如《滾樓》、《來福》、《爬灰》、《賣橄欖》、《賣胭脂》等戲，則人人皆知爲淫褻，稍知自愛者必起去而不欲觀，即點戲人亦知其爲害俗而不敢點，則風流韻事之害人入骨者，當首先示禁矣。

一、《水滸》一書，矯枉過正，原爲童貫、蔡京等作當頭棒喝，然此輩人而欲借戲文以儆之，則恐見而知戒者百無一二，見而學樣者十有五六。即如祝家莊、蔡家莊等地方，皆屬團練義民，欲集衆起義，剿除盜藪，以伸天討者，卒之均爲若輩所敗，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，且並不聞爲祝、蔡等莊一聲惋惜。噫，世道至此，綱淪法斁，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，千百年來無人過問，爲可嘆也。

一、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，人主偶信讒言，屈殺臣下，動輒招集草寇，圍困皇城，倒戈內向，

必欲逼脅其君、戮其仇怨之人以洩其忿者。此等戲文，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，藉以諷人主，亦無不可，草野間演之，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。又戕官戮吏，如劫監、劫法場諸劇，皆亂民不逞之徒，目無法紀者之所爲，乃竟敢堂堂扮演，啓小人藐法之端，開奸佞謀逆之漸。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，而近世奸民肆志，動輒拜盟結黨，恃衆滋事，其原多由於此。履霜集霰，發端甚微，而其禍直流於悖亂。司風教者，何不一爲圖度耶？

一、元人百種傳奇，有傳有不傳。其傳者大都列入《綴白裘》，惜所選者大都沿於積習，不免瑕瑜參半，且多切於朝廟官紳一派，其可爲閭巷小民說法勸戒者，寥寥無幾。徒有妙方，藥不對病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，則《綴白裘》之急宜刪定，誠目前要務矣。

一、盜皇墳乃大逆無道之事，偷鷄乃下愚不肖之極，而出於《水滸》中所稱英雄好漢，無怪乎學英雄好漢者多，而偷鷄盜墳者之接踵於世也。戲文中積習爲常，大率如此，一爲道破，能無忤然！

一、奸臣逆子，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，出於情理之外。世即有奸臣逆子，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，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，我固不甚好，然比他尙勝過十倍。是雖欲儆世，而無可做之人，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症之人，服千百劑，亦無效也。

一、淫盜諸戲最繫地方風化，宜約集耆老團董立議永禁。一鄉則責成鄉董，一族則責成族長，均須於廟宇公處或祠堂善堂立議永禁。如某族人有點演淫戲者，祠中究責以不孝論，不改者立加斥逐。

一、《打店殺僧》，世人每樂點演。噫！黑店殺人而食，世上必無此兇惡之輩，乃亦稱爲梁山好漢，而